

紫砂情缘

□ 瑜语

老友相约喝茶，老关兴奋地说：“我早年间买的一把朱泥紫砂壶，已经有包浆了。”

“你退休后恋上了紫砂壶啦！”

“你每天说紫砂壶，都快被你洗脑了，干脆一起去趟宜兴吧，看看紫砂是怎样炼成的。”

没等老关说完，小谢和大刘不约而同地说道。

我虽不懂紫砂壶，但对造型各异的紫砂器皿颇感兴趣，这或许与我父亲有关。小时候第一次听说宜兴这个地方，源于父亲出差宜兴捎回的一个泡菜坛子。父亲还说，宜兴的紫砂器皿中，紫砂壶最出名。

小时候的我，觉得泡菜坛子很好玩，想着以后一定要去宜兴，看看那有名的紫砂壶。工作后，我开始在市场上“淘”些价格低廉的瓷器或紫砂小摆件，放在家中什景橱里，休息时过过瘾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父亲又去宜兴，带来一只紫砂壶，爱不释手，从此一直用此壶泡茶。前几年父亲离世后，母亲经常念叨，你爸特中意那只紫砂壶，喜欢壶上刻着的兰花。“以前家里经济不宽裕，即便早年紫砂便宜，也不舍得买，直到你工作了，他才下决心花十元钱买了这把刻有兰花的紫砂壶。”母亲还回忆说，那时，父亲每天下班后喝着茶，摸着壶，看着我们姐弟们眯眯笑。这一定是父亲最幸福的时光。

如今，我也会时不时从箱子里拿出父亲留下的紫砂壶，看一看、摸一摸，想起父亲当年指着紫砂壶和我说的话：“你看，这壶上有包浆了。这束兰花很雅，刻得好！做人要有兰花一样高洁的气质，恬静淡泊。我退休年老后，每天品品茶，写字看报，看着你们成家立

业，就开心了。”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其间我去过江苏许多地方，却未曾到过宜兴，而父亲的话已深深存进了我记忆中。

不久前，一行人如期而至，目的地宜兴丁蜀镇。

老关带着大家先到了丁蜀镇南边的一家炼泥厂。老板是贵阳人，在宜兴二十多年专做炼泥，每年炼泥也就六十吨左右。厂区面积不小，设备简易，院子空地上堆满了前些年从黄龙山开采的矿石。我见一个中年妇女在挑拣石块，并用斧子把石头敲成小块。与其聊天，得知妇女是安徽人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把石块敲碎放到场地里让它自然风化。风化结束后，有操作工用电动粉碎机把敲碎的小石块加工成粉末状，再炼成泥并切成方块，用油纸包裹，保证一定的湿度。然后，泥料供给做壶的师傅。随着她指引的方向，我们拐进炼泥加工车间，里面正在出泥，两排长桌上排放着一包包方正的紫泥。

这时有位年轻人快步走来，一脸笑容，伸出双手热情地与老关握手寒暄，看上去俩人很熟。老关扭头介绍道：“冯炼，八零后，高级工艺美术师，人称筋纹奇才，首届‘景舟杯’制壶大赛得了金奖，我喜欢他做的筋纹壶。”

“你想找啥宝贝？”小谢看我东张西望，和我开玩笑。我说，怀念以前电影里看到的土窑，一开窑，里面的瓶瓶罐罐都出来了，很期待出窑的瞬间。“现在都是电窑，分工合作，炼泥的不会开窑厂，像我就专做壶，不搞其它，家里有个小电窑，只能烧几把壶。如果需烧制的温差比较大，就到专业窑厂去加工。等会带你们去窑厂。”小冯接过话茬。

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窑。窑厂在紫砂市场里，内有两

座一立方左右的电窑，窑车上摆满了前来烧制的各式紫砂器，以壶居多。

电窑和我相像中的传统土窑大相径庭，一窑烧制需要七小时左右。时间不允许我们等到开窑的那一刻，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。小谢觉察到我情绪上的细微变化，笑嘻嘻地调侃：“文艺青年怀旧，停留在往日时光。”此话引来大家一阵哄笑。

信步走进紫砂博物馆，品味紫砂中的传世之作，浏览图文并茂的解读，加深了对紫砂前世今生的了解。

宜兴紫砂出名是有渊源的。明武宗正德年间，宜兴这个地方就开始用紫砂制壶，500年间不断有精品传世。

关于紫砂壶的创始人，目前说法比较一致的是明代正德—嘉靖时期的供春。江苏宜兴人吴梅鼎著有《阳羨茗壶赋》，其序中记载：“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，携一童子名供春，见土人以泥为缶，即澄其泥为壶，极古秀可爱，世所谓供春壶是也。”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以诗赋形式歌颂宜兴紫砂茗壶的最早文献。

做紫砂壶的泥，其实是一种矿料，主要出自宜兴黄龙山。紫砂泥分成三种，紫泥、红泥和团山泥。

一把壶，从矿石变泥团，从泥团成壶胚，在壶胚上雕刻，再经过1100到1200℃的炉火淬炼，这特殊的泥巴，终于完成华丽转身——不起眼的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。这个过程，是不同匠人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。

漫步丁蜀古镇上，流连于一幢幢古朴的青砖瓦房，我感受到宜兴紫砂业的繁荣。各家店里五花八门的紫砂物件，品种繁多，价格高低不一，从几百元到数万元时有所见，真是眼花缭乱。小冯专门在自己的工作室为我们演示了做壶的过程。老关不愧古镇上的常客，店主都主动和他打招呼，而且不管熟与不熟，都能聊上几句，所有碰到的店主几乎都对他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内行人！”

大刘喜欢上了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陆利华的绞胎紫砂壶，尤其是看到名为“顶峰壶”和“福在眼前”的两个绞胎壶时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一会儿。老关打趣道：“大刘要下手了。”大刘正儿八经说：“我做过功课，这绞胎是

始于唐代陶瓷业中的一种新工艺，很有特色的。”

我凑上去细细看，所谓的“顶峰壶”，以绞泥装饰成连绵山峦，壶钮为山峰，构思确实巧妙。陆老师解释说：“这种绞泥壶，就是用几种颜色各异、烧制温度接近的泥，通过柔和相叠，成夹花数层的泥片、泥卷，依制作需要切片成器，分全绞胎和贴面绞胎。绞泥可以将自然界中涌动的流水、散聚的云团、舒展的木纹等带有线性的图案，通过制作者的巧手，用各种不同颜色的泥片堆叠出来。”

大刘和老关商量，如价格合理，就订制这两把壶。

在冯炼工作室，老关坐在茶桌中央，很正式地从包里拿出一把造型别致的朱红色小紫砂壶，几小包茶叶，熟练地摆弄着茶桌上的器皿，为大家泡茶。“这是小冯做的名为‘静思’的朱泥筋纹壶，我用了很多年，看这上面已经有包浆了。”老关得意地显摆着他手中的壶。

小冯拿出几件得奖作品和刚出窑的两把壶让我们观赏，并对照作品讲解。筋纹器是生活中所见的瓜棱、花瓣、云水纹创作出来的造型样式，筋纹器选型不仅在造型侧视面上寻求变化，其俯视图上的形象更吸引人。其造型规则是：上下对应，身盖齐同；体型和谐，比例精确；纹理清晰，深浅自如……

直觉上，我钟情筋纹壶，尤其冯炼的筋纹壶更为独特，有着青春之气息，别样之美丽。就说冯炼那把“盛世花开”筋纹壶，视觉舒服，触感圆润。再静观，壶身、壶钮、壶嘴、壶把，以筋纹线条贯穿，流畅自如，力道十足，其工艺和造型，令人拍手叫绝。

我手捧“盛世花开”，左右端详，反复触摸，越看越喜欢，仿佛似曾相识。要不要买？冲动与犹豫之间，眼前的“盛世花开”变成了父亲那把十元的“兰草”紫砂壶，壶上的兰花，父亲端壶品茶的模样依稀可见。由此又想起父亲说过的，那把老壶上的浑厚包浆之妙，兰花之情以及品茶时的人生之趣。

